

釋 乘

七

1911



禪玄顯教編

南郡楊溥著

石寶金永壽人號壁峯禪師有異行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溢人意禪師已死七日水退視之燕坐如平時後遊五臺山元順帝召至燕都慰勞甚至本朝洪武二年奉詔至南京住天界寺時召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四年五月示微疾御製詩以賜之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譽六月卒翰林學士宋濂爲撰舍利塔銘塔今在大同大安寺應州南

宗泐姓周氏臨海人元末從訴笑隱學佛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寓情詞章尤精隸古本朝嘗命往西域取佛經月餘卽還上異其速問之曰比至玉門關有一老僧騎白驢以經授臣并以祭文一紙云回當奏上且挽臣馬行數步不覺至此上命取經及祭文進驗其祭文乃國初御製祭寶誌禪師者上意前紙焚去烏得復有此益奇異之遂信佛法授泐僧錄右善世嘗奉詔注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及所著全室集行世

妙淨亦臨海人性聰慧十五出家聞了堂和尚居

四明大興宗教卽往叅之得其奧旨時左菴爲浙東叢林第一延妙淨王之衆皆敬服洪武初退休巾峯尋以召命至南京未幾辭去遊雲峯見山水幽勝曰此可居矣足不至城市者三十六年法門大振年八十餘端坐而逝所著有方便錄百忍圖

文謙福州人幼穎悟絕人好誦佛書十一出家遊吳楚歷金陵諸山往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至京師言論稱旨居久之忽謂其徒曰吾將去矣援筆書偈云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

世可辭是如來見踏倒須彌廬虛空無背面遂
端坐而化

慧日天台人眉長三寸目精射人嘗從栢子庭講
台衡之學元至正間住上下天竺 本朝洪武
初召至京師寵賚甚厚以其年最高有戒行命
爲學佛者師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謂弟子
曰此生淨土之祥也頃之書頌而寂

梵琦象山人字楚石元泰定中住海鹽福臻院
本朝洪武初以高僧召至京師親承顧問未幾
卒宋濂爲撰塔銘

來復豐城人號見心幼出家明內典通儒術善爲詩文元末時受知於歐陽玄諸公本朝以高僧召至時論與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初召時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已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逮訢至將殺之訢曰此固愚臣偶舉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訢曰出在大藏某錄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行保南城人洪武初住持演法寺又住持天寧寺大振宗風叢林歸之後舉天下高僧十一人行

保與焉永樂間無疾端坐而逝

吳印未詳何許人爲鍾山主僧有才力洪武間召拜山東布政使時張孟素亦有名望爲山東副使印至輕其僧不爲禮又嘗以他事騎馬入布政司譴箠僚吏問罪印不能容乃上封事言孟素見陵上怒下孟素于獄而詔印曰我除爾害矣善爲之其見寵待如此後官至禮部侍郎月秋元末以相術名于時國初召至令相諸子月秋密啟上曰陛下諸子惟燕王相貌不凡有二十年天下分也未幾辭去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北長舉
措譎詭人莫能識常趨官府曰顛有言問何言
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顛謁于
東門上至京師顛復謁上問來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
首詞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
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
挺直亡耳乃命覆以巨缶積薪煨之火熄啟缶
正坐晏然乃令出旣復煨之顛猶故也後益加
薪久焚之迨啟煙凝缶底顛若瞋微撼其首卽

醒然起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

競髡良

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迎謁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召顛侍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閉顛空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爲汝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衆爭進酒進饌顛一一食之甚多旣悉吐云同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似有酖態乃趨出先行伺上還伏于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爲圈顧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

音做

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上問顛此行

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
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握手曰上面無
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卽以所扶杖高舉
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
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
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旣而迅颺
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諭衆聞顛言輒來白至馬
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惟見前行損人多上聞
之怒令持顛投之江久之衆與偕來上曰何不

死之衆曰煩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
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
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
知所之及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廬山
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一民居草莽中言頃忽
有一人瘠而頽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
爲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
匡廬今不知所在上既定天下卽帝位十有餘
年忽疾作思顛遣行人走江州求之行人入廬
山深十餘里了無人跡且漠然無爲計有一道

人忽至語周在竹林寺與天眼尊者校棋導之
去果見顛在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始
殊不顧良久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遊觀行
人人見殿堂庭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左右
對列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
旌幢供設珍具充牣主者咸踞坐啟門治事通
二十八室獨其一扃鐃中無人焉一巨虺據地
微有流血而問顛顛曰若旣見之矣二十八室
者經天之宿也迺爲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虛
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疆行人曰固爾

然將以何語復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顛乃賦
詩一章畀之回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
行人持去回顧寺無有也遂以二詩進上覽之
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心知之俄而疾
愈上自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廬山頂天池
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
詠群僊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

令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
秉忠從沙門海雲遊博學精于易尤深學百家
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釋從

學游雪川交趙孟頫嘗同往四明故宋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效之深得其趨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顏如孩童值朱鬣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效駭人國初仕于朝爲太常博士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畫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爾同入慎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帑屋金寶百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時帶

一紙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忘之矣謙已
知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
壁不復再見初內帑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于
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迄漏網
焉謙嘗于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僊奕圖以遺
三丰遜老三丰遜老者卽所謂張刺闥也迨永
樂二年三丰題此圖以歸于太師淇國丘公其
圖作奇巒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爲僊
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僊妹游採其傍張題及
謙終事但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僊

逝予將訪君于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僊異
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張且諱之也

三丰居寶鷄縣東三里金臺觀嘗于人家門戶雖
鐫鎖封固以針刺之卽開故人又號張刺闥云
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
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
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王王一日宴僚佐丰出碧
根連蒂棗獻之又取席上金盞實土其中搖落
一齒埋于內少頃生一蓮大如盤盂一葉千色
千點一花凡千餘葉光射梁楹氣極清香宴畢

花城復取齒還入于口後入武當山或游襄鄧間永樂中命胡忠安湊馳傳徧索于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乃爲憶僊宮以待之

張金箔山西人性至巧以金絲簾箔爲結作龍鳳之形人因以張金箔呼之遇異人得道術雖對面能使人不相見惟竊取富者金帛以濟貧者國初曹國公家失物甚多然門戶如故似非外盜乃收大小男婦蒼頭鞠問正問日忽一甕滾至隱隱有聲云我張金箔也你這金銀是元朝庫藏物非你本分的我暫收以周窮人不干蒼